



涑水曹小玲生前遭当地恶人迫害



■ 涑水县东关村大法学员曹小玲生前照片

曹小玲, 女, 河北省涑水县涑水镇东关村人。修炼法轮大法前她重病缠身, 最严重的一种病是静脉曲张, 人称二号癌症。她的丈夫多年从医, 在当地的医术也小有名气, 但对她的多种疾病也是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她在病痛中煎熬。一九九六年曹小玲修炼大法后她整个人象脱胎换骨一样, 身体白白胖胖的, 眼神中流露着精气神, 整个人神采奕奕。她的变化也给这个家带来了变化, 家人们变的轻松了有说有笑, 大法给了这个家幸福, 大法给了这个家快乐。大法给了曹小玲新生。

一九九九年七月, 中共恶党及江氏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大法, 一夜间诽谤大法的宣传铺天盖地, 受益于大法的曹小玲在当地政府的不断骚扰下, 进京上访为大法鸣冤, 用自己的亲身感受证实大法, 却遭到涑水县以韩亚生、孙贵杰、刘耀华、胡玉祥、刘振福等为首的残酷迫害。

九九年十月被关押涑水打靶场迫害, 恶警恶人

强制曹小玲与其他大法学员相对跪在砖块儿上, 互相用手抽嘴巴子, 规定每人要打一千至八百个嘴巴, 恶警恶人还亲自动手打, 手打疼了就用鞋底子打, 鞋底子打烂了就用棍子打, 每天强迫跑步、在地上爬、在粪堆上爬, 晚上不许睡觉。当时曹小玲的两个女儿也因同妈妈一起进京上访而被非法关押在“打靶场”遭受迫害, 刘耀华威胁她的二女儿说: 不是法轮功把你的近视眼炼好了吗, 这就给你做测试, 要不是那么回事, 看怎么收拾你, 结果经过测试一切正常, 孩子才免于场毒打。这次迫害恶人向每人勒索现金一千元, 她家三个人就是三千元。

二零零零年四月七日, 被关押涑水邪党党校, 遭到毒打, 涑水检察院的廖志刚手里拿着电线拧成的鞭子, 跟在曹小玲的背后, 不吃飯就拿鞭子抽, 边打还得意洋洋的, 廖志刚与他的同伙把这当成乐趣。随后一直关押于涑水镇邪党政府直达九个月, 后被关押涑水拘留所, 直到二零零一年再次拘留所转到涑水邪党党校迫害。

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三年对曹小玲的精神打击更大, 十多岁的儿子被关押涑水县拘留所一个多月, 儿子也因这次被关押, 幼小的心灵受到重创, 一个原本聪明老师喜欢、夸奖的孩子就这样辍学了。弟弟曹小刚被河北易县非法判刑 13 年, 并抢劫曹小刚家所有值钱的东西, 弟媳被迫流离失所后再遭非法绑架劳教, 十几岁的侄子被关押异地看守所, 小小年纪却遭到电击、毒打, 大弟弟曹小平被劳教, 大弟弟一家也遭到严重迫害, 曹小玲的丈夫被关押涑水县看守所, 丈夫开的诊所被迫关闭, 一家人断了经济来源, 家里也因涑水镇的恶徒一次次抄家、抢劫, 抄的空空荡荡的, 锅碗瓢盆也被一些个小人偷走, 院门被恶人撬、踹的歪肩斜胯的挂在大门垛上, 院里满是落叶杂草, 门窗大开一片荒凉。

受尽百般折磨的曹小玲回到家, 整天生活在中共制造的恐怖中, 提心吊胆的生活, 中共涑水镇、涑水公安局恶人恶警象走遛了腿是的, 时不时就到她家翻抄、恐吓, 在极大的精神压力下, 经历风雨的曹小玲再也无法支撑, 身体每况愈下, 二零零七年五月曹小玲走了, 含冤离开了人世。留给家人的, 留给这个庭院的是悲伤和凄凉。

自焚伪案多处穿帮

2001 年 8 月 14 日, 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人权促进与保护附属委员会上的发言指出: (中共) 政府一直声称法轮功导致了死亡和家庭破裂, 以此来使其对法轮功的恐怖迫害合理化。国际教育发展组织的调查显示, 正是中共政府带来了死亡和随之而来的家庭破裂。“天安门自焚事件”实际上是中共政府策划导演的。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2001 年新年央视播出的“天安门自焚”节目中, 穿帮镜头众多, 如:

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 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 怎么可能在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备齐几十个灭火器及灭火毯。

“自焚”

画面远、中、近景俱全, 多部摄影机多角度同时拍摄, 若非事先安排, 岂能如此完备;

严重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切开后很快就能唱歌。

记者不穿防护服, 不戴口罩, 就近距离采访“烧伤病人”, 这些都完全不符合医学常理。

“自焚”的“王进东”全身烧得漆黑, 两腿中间的塑料汽油瓶在火中却不燃烧、不变形, 等等。难怪有人看过央视的自焚录像后说: 究竟是自焚还是演戏?



《九评共产党》是一本解体中共的“奇书”、一本“改变世界的书”。到 2010 年 8 月 17 日已超过 7871 万中国民众退出共产恶党及其相关组织。其中包括学者、教授、政府官员、军人、普通民众等等。

曝光——涑水身边的迫害者

●刘振福，男，原涑水县涑水镇镇长；胡玉祥，男，原涑水镇书记

二人使用酷刑，私设黑牢，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致伤、致精神失常。

迫害初期，他们往往是在酒足饭饱后去打靶场，谩骂、毒打关在这的涑水镇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零年八月，刘振福在党校，对到京上访的陈程兰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把她打倒后窜到她身上，用脚狠踩陈程兰的两个乳房，边踩边咬牙切齿地说：“看你还炼不炼，看你还上不上北京！”当时她口鼻喷血，昏死了过去，两个乳房被踩得黑紫肿大。

二零零零～二零零一年，涑水镇私设监牢。这个“监牢”由伙房改建，大小门窗焊上钢筋，门从早到晚锁着，屋内漆黑，满是油污、煤面，潮湿的地上铺一些稻草当床。镇上有的法轮功学员关押在这里长达九个月，有的近一年。每天 24 小时闷在里头，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大小便不能随便解。

在这个监牢里，书记胡玉祥、镇长刘振福污辱人格，还用皮鞋踢头部，踢到太阳穴人昏倒在地，还说要把人拖出去倒上汽油点天灯。他们拿铁锹柄不管头和身乱打，刘振福的棍子碗口粗，都打断了。

南瓦寨村年近六十的张桂荣，是全村公认的好人，伺候公婆尽到了大孝。二零零零年被抓到涑水镇中学，刘、胡二人带头毒打，致使张桂荣老人精神失常。

二零零零年七月，在刘振福、胡玉祥的指令下，全镇职工出动包围瓦寨村，绑架法轮功学员张秀仙，她年迈的老父亲再也承受不住这长期的迫害和恐吓，离开了人世。

给自己一个被未来选择的理由

【明慧网】当我们一提到中共做恶多端、杀人成性时，就会有人说，共产党杀人，那也是有“理由”的。是啊，它是有它的强词夺理：为了掠夺土地而杀地主，为了掠夺资产而杀资本家，为了掠夺思想而杀知识份子，为了掠夺志气而杀学生，为了掠夺信仰而杀善良的民众……一路杀来，中共害死了我们八千多万同胞的性命，却还振振有词的称自己“一向伟大、光荣、正确”。孟子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昏君无道，天必罚之，弃暗投明，乃是顺天意而行。中共无论再怎么掩盖，它的贪婪、凶狠、无耻、流氓本性都已经暴露无遗，中共正走在它覆灭的末路，苟延残喘之中。

中共杀人，那是逆天意而行，无论它自己有多少“理由”，都逃脱不了“天灭中共”的结局。有些人也许曾因感觉别无选择而屈服于中共，或迷于中共的谎言而顺从了中共，加入了它的党团组织。今天天意再现，天理昭昭，奇书《九评共产党》已经问世五周年，并因此引发了三退大潮，已经有 7800 多万勇士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

古人讲：一个人要顺天知命，这样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真正的为自己的生命能有未来而着想吧，这才是当务之急。人类唯有敬天意、顺自然、尊重宇宙规律，关爱天下生灵，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远离中共，才能被未来选择。

刘振福不但不叫她回家给老人送终，反而镇大院全部戒严，封锁消息。不准许她与家属见面，不许与外人接触，把门反锁上，不许上厕所。之后，涑水镇又派人每天住在张秀仙家，轮流监控，如影随形。沉重的精神摧残，致使张秀仙全身浮肿，每天吐血，在其神智不清的情况下还看着她，直到张秀仙吐血二十多天后故去为止。

●李振生，男，涑水县永阳镇书记

二零零九年“十·一”期间，永阳镇恶党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甚是疯狂。镇书记李振生亲自毒打法轮功学员，还雇佣当地痞子庞金良大打出手。李振生不但恶毒而且流氓，对前去要工资的女学员说：“如果你今天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就给你开工资。”这期间，李振生敲诈勒索数万元。

●张志军，男，原涑水县涑水镇南瓦寨村书记

积极配合县、镇及派出所的邪恶行径，主动监视、蹲坑、恶意构陷本村法轮功学员。张志军视法轮功为敌，每每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他比谁都高兴，甚至说：“我就是为迫害你们炼功人来的。”

张志军直接参与了被县镇两级迫害致死的张秀仙和张志勇、被非法判刑的程兰、非法劳教的张秀启、长期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以及被迫害精神失常半年之久的张桂荣等。

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三日，县公安局恶警戴春杰、董洪浩，在张志军带领下，非法闯进该村张秀峰家抄家。张秀峰被迫离家，家中剩下 78 岁的母亲、瘦弱的媳妇和两个三岁的孩子。正值麦收玉米播种，眼望着地里的庄稼收不回，老太太弯腰一挪一蹭地来到张志军家大门口，张志军出来问：“干什么？”“你把我儿子逼走，我们一家老小可怎么过呀！”老人又找村长又找公安员，都没结果。中午 11 点钟，张志军突然进门说：“你们走吧，别在这住了，开奥运会要对你们严打了，把你们都弄进去，弄你们个家破人亡！”

为何发生迫害？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中共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动一次运动，针对某个特定的中国民众群体进行大规模迫害，如：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右、文革、六四……。法轮功讲“真善忍”，共产党讲“假恶斗”。法轮功象乱世中的清流，在短短几年间引来上亿人修炼。这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所谓“和党争夺民心”，使对权力极度偏执的中共江泽民集团本能地妒忌和恐惧，于 1999 年 7 月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

